

周瑞珍 袁志群 著



親人的叙說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5
3



荷西



△三毛

在作灵界的沟通么？



▽“这不是希腊神话里的海神么？”

▽三毛到舟山祭祖，泪洒故土。



二 荷西和三毛
签字结婚





三毛和表姐周瑞珍及其弟共叙亲情。



▽三毛爱骑车其实技术并不高明。



▽三毛小姨与袁志群。

▽189.4首次回大陆。





◀ 小陈平和姐姐、
大哥哥。



无忧无虑的童年。▶



三毛和荷西一样爱马



◀ 闯世界的打扮



会讲故事的一千零一夜女人

你在想什么？





一 秦汉、林青霞笑从心来，
三毛呢？

二 摔断四根肋骨后在家养伤。

三 和三毛和家戚开玩笑，
自己竟笑得人仰马翻。



忘我。总算等到12日的消息。说毛泽东不放心。怕那
闹。字面的情话。每句都是。还一个个的。并到
台下来。原计划的真凶。这个字。这样事情。会
不得不成。可是不愿。原国。想是有。一。并。
如原种的。不。存言。的。不可。而。
原的。何。只。心。的。也。

晴三五上

相識是
前世修來的緣

瑞珍留念
小舅明燾
一九九二·三·二

三毛去世后，台湾皇冠杂志社出版三毛纪念专刊——《相识是前世修来的缘》；三毛的父亲陈嗣庆先生以该专刊扉页题字，自台湾寄赠本书作者周瑞珍，另附短简，叙说三毛大致概况及为父母者痛定思痛的感受。

(上为陈先生扉页题字，短简见次页)

嗟嘆，且以均敬悉，謝々。祇因世界各地出電不絕，且不出突然，一無遺
言，料理後事，竭誠重負，教不即覆，甚歉。一月十六日由電少數至親好友
完大殮，隨即火化，移置靈塔，未設計聞，伊友朋太多，也無從發起。
原定二月一日假此間最大教堂，舉行告別式，最後，主辦單位及教堂均以人
數太難估計，高一萬者，成千上萬，觀心大亂，考慮再三，最後決定，
不再舉行。

畢竟此行，顯出她的大智大勇，非常常人敢為也，雖病雖哀痛欲絕，但仍極
尊重她的決定，伊一生酷愛自由，為父母者，不應用私，阻擋她的自由。
紀念冊三冊，一請留念，另二請轉志詩，陳川。

前 言

1991年元月5日清晨，得知三毛已告别世界。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：希望又是误传，因为我们还想要三毛，我们不要她走，但这一次的消息，不同以往，是确实确实的。我们感到震惊、感到悲痛、感到惋惜，却少有眼泪，这是真的。因为她确已拥有异常丰富的一生，她活得很有价值，而且她早已把世上的一切看得很淡，对她来说，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，或生或死，只能由她自己来选择，我们只有祝愿她好好安息，不过我们心里，还久久地痴想她能象她自己鼓励他人时说的那样：“好好地活下去，直到年老。”让我们能再次、又再次相聚。我们唯一的一次相会，才短短一个月，而这是三毛和父母四十年魂牵梦萦的期盼。

三毛突然在盛年谢世，海峡两岸的新闻报道对她的死因众说纷纭，我们虽无法知道她这样来结束自己生命的确切原因，可作为她的亲戚，相处一月，她已将自己的那颗心，真真诚诚地向我们袒露，在宾馆、旅途、西子湖畔，她表哥（周瑞珍的弟弟）家中，我们曾一起长时间无拘无束的畅谈，常常到了夜深人静，鸡鸣声声，还觉得我们的谈话好象才只是开始，而且希望永远没有“句号”，其实，用不着一个月，只短短几天，我们已看到了真的三毛——三毛的那一颗心——那颗深藏着的很苦的心。

三毛溘然离去后，我们强烈地感到有一种责任在推动着

我们，把真的三毛写出来，起码让读者了解三毛的一个缩影、一个侧面，只要是真的，这也算是我们最后一次对她尽一份心吧！

因为总感到有什么在驱使我们，快写，快写，我们就这么一口气写了下来，也顾不上一字一句推敲，三毛如果了解我们的心愿，会原谅这一点的，因为我们写的，毕竟是真的三毛。

三毛表妹：

你就这样孤寂而去吗^①

平平妹妹，万万想不到，你竟会自己结束了生命，这太突然了。姐姐在悲痛之余，苦苦思索，你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记得前年四月在上海和妹妹初次会晤时，你刚在张乐平先生家中从上百名记者的包围中解脱出来。当时这位老漫画家屋里象开了锅似的，尽管妹妹潇洒自如，对答如流，可这么一帮记者对妹妹进行“车轮战”，连我这个老新闻工作者都感到太残忍了。想不到第二天，我和女儿从住所到你堂哥家中，只见你又被一群记者围住，不断要你回答问题，还让你坐着、站着、到窗口照相……好不容易等记者先生们走了，我伸开双臂迎着你，心疼地说：“可怜的三毛。”“不，有弹性的三毛。”你笑着纠正我的话，“弹性”？我一时没完全想过来。后来你到苏州见了我弟弟瑞欣，认定你幼时离开大陆前，“瑞欣表哥”曾送你个小皮球，非要表哥这次再送你一个不可，我弟弟想方设法满足你的要求后，你高兴地一边拍球一边说：“我就象小皮球，压力越大，反弹力越强。”好样的妹妹，你这位强者！可如今，是什么巨大的压力竟然使你的“反弹力”消失了呢？或者，你元月4日凌晨的选择正是你最后的“反弹力”呢？

妹妹，你是在医院里因不堪忍受疾病折磨而轻生的么？

^①本文系本书作者之一——周瑞珍发表在《知音》上的纪念文章。

可是我们相处近一个月，你对自己的病是不在意的，你身体虚弱，常常突然昏倒，把哥哥姐姐吓得不轻。只几分钟后，睁开眼睛，马上说自己没事，要大家放心，于是你精神抖擞地去开座谈会、参观、赴宴，在晚上以优美的舞姿跳舞。后来我们终于相信，在这样的社交场合，妹妹不会因昏倒而失态的。

一天晚上，你象讲别人的故事一样，说你多年前曾去美国开刀，不愿麻烦父母，手术前自己给自己签字。问妹妹是什么病，你说是宫颈癌，发现早，不要紧的。语气是那么平静，淡然，我们一听又担心起来，一个个劝你：妹妹得过这种病，可要注意，不能再这样奔波劳累了。你笑笑：“休息，休息，可能吗？”

五月初你从大陆飞回台湾，发现母亲的肿瘤须第三次手术。你箱子都来不及清理，就跑医院，一连三月。母亲出院放疗，因反应厉害，又住院，这样进出医院无数次。你一面侍候母亲，又要照料父亲，很少有时间写作，经济上压力大，精神上更不用说了。也许和这个原因有关，你9月12日晚回自己家时，因上楼踩空从四楼摔到三楼，断了四根肋骨，当场不省人事，到医院从左肺插进管子，流出2300cc血水，医生说半年才能好，至少四个月不能动。你写信说：“痛彻心肺”不是形容词，可真是痛，我们指望你在家好好养伤，早日康复。谁料到你在“连笑一笑都痛”的时候，居然写出你电影剧本的处女作《滚滚红尘》。为此，我们不能不敬佩你惊人的“反弹力”。

妹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。去年你两次来大陆旅行，第一次到西北，回去后病了半个月，第二次为电影配音到北京，亲友全来不及会见，离京后才给你母亲中学时的好友去

电话表示问候和歉意。可你不顾一切又到了乌鲁木齐、喀什、成都、拉萨，登上了布达拉宫，因高山反应你肺气肿、脑缺氧差点送命，在军区医院抢救了4天，你姐姐（我大表妹）田心接病危通知急急忙忙从台北飞来，你却好了，又到重庆，游了小三峡，然后去上海再次看了“张乐平爸爸”，重游了苏杭，难怪你爸爸（我小舅）说：人，有等死型的，有怕死型的，而妹妹你则被父亲列为“找死型”的，因为你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体在拼命：拼命旅游、拼命写作……

听说你最近自认为已罹患绝症。依你的性格，若命运已确定今后必须被病魔牵着鼻子走，你决不会接受。可是，什么样的“绝症”竟使你住进医院还不到两天就悄然离世了呢？

也许，你真正的“绝症”是孤寂。你一生经历太多的坎坷。从少年时代到46岁结束生命，（你属鸡今年46岁，到西班牙时因不够年龄不能找工作，多报了两岁）你多次充当了悲剧中的主角。你的第一位西德籍恋人，结婚的住房、家具都已准备定当，你们还一起订了“某某夫人”的名片，可就在新婚的幸福即将到来前夕，他突然因心脏病躺在你身边默默地去世，你们的手还紧握着……

你和西班牙青年荷西在撒哈拉沙漠六年的共同生活，也许是你一生最美满、最充实、最开心的日子。你的作品不断从笔尖流出，三毛和荷西活泼、善良、风趣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千千万万读者心里。荷西突然被海水吞噬，你失去了生的欲望。从此，你把己比作断一个翅膀的“不死鸟”，仅凭着父母而挣扎着活下来。

你的心是受了重创的，你在哥哥姐姐面前，活泼甚至娇柔。可我和弟弟瑞欣都觉察到，妹妹的心很苦。你曾在苏州

得月楼为我们办了丰盛的筵席，说这是父亲交代的，要代表他老人家宴请我们。得月楼新建的餐厅优雅极了，四壁是用灯光装饰的苏州园林景色，不时还可听到模拟的橈声，真似人在画中，菜肴和点心也极为精致，象一件件小工艺品，妹妹用相机把这些都拍下来，说是回去好给父亲“讨功”。席间进来一位经理，对三毛女士的光临表示热情欢迎。正好这时上了一道汤，他连忙热心地介绍：这道菜叫“鸳鸯戏水”，鸳鸯象征着夫妻恩爱，天长地久，如今也象征海峡两岸人民的友谊。我们一听，头一句话糟了，转眼看妹妹，你脸上的笑容已骤然消失，低着头，几秒钟后，抬头叹口气说：“夫妻当然是恩爱的，好，我只吃一只。”你把一只“鸳鸯”找到自己盘中，已泪流满面。机灵的服务员赶紧把汤端走，可妹妹你已无心用餐，点上一支烟，一口口地抽着。此后我们深怕再撞到你的伤痛。

在舟山华侨饭店的最后一晚，你又昏倒了，刚刚醒来，有一批中学生要见你。我们劝你谢绝，你却主动到大厅会见他们，一一鼓励他们：“要真真诚诚地做人”，“要坚强，象舟山群岛的石头一样。”“要爱我们的民族，做国家的希望。”可你自己竟和这些不相识的孩子们一个个抱头痛哭起来，我理解你是真哭。你很痛苦，那么多人爱你，你却力不从心，身不由己。我想：“若不是和这些中学生在一起，你哪有机会尽情地痛哭呢？”

其实妹妹很少真正的知音。你到过 59 个国家，阅历很深，你过分地聪明，会说五种外语，大陆各地的方言你一学就会。你精通哲学、中外文学。你出生在基督教家庭，却可以和寒山寺的方丈谈“禅宗”；你对美术、音乐甚至古董文物的鉴赏力，令专家们赞叹不已。尽管你说你自称“三毛”

是因为你自己是个平平常常、普普通通的人，可实际上，真正能和你推心置腹地畅谈的人不多，也可以说很少很少。你不止一次说：“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感情的分享，没有人跟你分享，是最痛苦的，我会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。”

你爱中华民族，爱得心疼。你曾在金门岛上用望远镜看祖国大陆，看着看着，眼睛湿润了，就象孩子看到了久别的母亲，又不能喊她。你第一次重新踏上离别40年的故土，感情上的冲击很大，你曾对上海大学生说：“为了这块土地，我已经流尽了眼泪。我这种感情也许你们不理解。如果把你们都送到台湾去，40年后才让你们回来，你们就会懂了。”第三次来大陆，你的心情平静多了，你终于实现了踏进祖国千山万水的愿望。可是每次将要离别大陆归去，你总是在下榻的宾馆写下了：“不肯去，不肯去！”“三毛不肯去，不肯去，不肯去……”的墨迹。你太留恋你所爱的故土。

你曾对哥哥姐姐说：“回到台湾，我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。”之后你来信说：“现在我走在街上常常‘想家’，这个‘家’不是我在台湾的家而是祖国大陆。”你细心的父亲已觉察到女儿自大陆回来后的明显‘变’，说你三魂七魄好似都没有带回来，女儿变了。你原打算从大陆回去后，把自己‘关起来’写作。可你来信却说你写不出，你缺乏人理解，你兴冲冲从大陆带回很多照片，一些人却不感兴趣。前年8月中旬你在我弟弟的信中写道：我已接近压力承受崩溃的边缘，记忆力丧失了大半……。我回忆起你在杭州用力拍那个小皮球，让它弹起来的情景，我很吃惊，妹妹，是什么超重的压力使你变得无法承受，从而“接近崩溃”呢？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，那么这次你冲出这“崩溃的边缘”而去，其压力之大定是难以想象。

有人认为妹妹是因《滚滚红尘》未评上最佳编剧奖而轻生的，我根本不信，这也把妹妹看得太不值得了。妹妹在伤病中执笔的第一剧本《滚滚红尘》由林青霞主演，获台湾电影金马奖12项提名（一共只14项），最后听说获四项大奖。香港方面请你参加该片的首映式，伦敦电影节唯一的首映荣誉也为《滚滚红尘》夺得，影片获得了很大成功。至于台湾某些人说有什么有的情节是“为大陆涂脂抹粉”，妹妹更不可能因此胆怯。你还没来大陆会见“张乐平爸爸”前，台湾民进党已在骂你“认贼作父”了，三毛妹妹还在乎这些！

妹妹有时却把人生看得很淡，也许这还是因孤寂引起的。你说过：我的心比小提琴还脆，因又要做女强人，看我苦不苦？你从不看重什么贵重礼物，而“只要心就够了”，你喜欢读书，而一生最爱的书是《红楼梦》，你简直是入迷了，浙江美院请你题字，你用毛笔有写下“好了”两个大字，请你写下名字，你说这是幅完整的画，若签上我的名，就破坏了。到台湾以后，却被你父亲看出“这‘好了’两字是你一生的追求，我一点点后你把自己变成孤岛，我眼看你一点一点的超脱出来，你的现在，是一个什么也不需要了的人，你已走到了大彻大悟的空间里。”也许如今妹妹这样撒手而去，最悲痛却并不太感到意外的还是你的父亲。可毕竟你还是感到有“没了”的，你没有留下遗书，可你离去前每天还坚持写六千字，你还是想给世上多留下一笔，我们是多么想看到你最后的遗作呵！

妹妹的一生经历了多次悲剧，最后仍以悲剧告终。你选择的结局毕竟太惨，太令人痛心了。我那重病的小舅妈，怎能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啊！你溘然离去，在海峡两岸